

# 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的眼睛

The eyes of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張容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二年級

漫遊期間：7/8-9/4

出國地點：以色列



對於許多宗教與種族來說，以色列是一塊初始之地，但同時這片土地上也存有許多紛爭，不論是把時間軸拉長來看，或是將地圖攤開來看，種族間、國家之間、文化、信仰之間問題與衝突不斷。對於台灣以外的人的思考模式非常好奇，面對工作、家庭，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及生活態度，包含了文化如何影響整個社群以至於個人。想透過個人的身體移動、服務、藝術創作，讓作品有更多層面的發展，主要聚焦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國家與自我認同議題之上，藉由走訪他者進而反思台灣。

7/8~7/10	以色列/內坦亞
7/10~7/11	以色列/特拉維夫
7/11~7/14	以色列/Ofakim (志工服務地點)1
7/15~7/16	以色列/耶路撒冷
7/16~7/22	以色列/Ofakim(志工服務地點)2
7/23~7/25	巴勒斯坦自治區/伯利恆. 希伯崙
7/26~7/28	以色列/Ofakim(志工服務地點)3
7/29~7/30	以色列/Ein Gedi . Masada .Dead Sea
7/31	以色列/耶路撒冷(志工機構外出)

8/1~8/6	以色列/Ofakim(志工服務地點)4
8/7~8/9	以色列/Eilat
8/10~8/11	以色列/Ofakim(志工服務地點)5
8/12~8/14	以色列/Haifa . Akko
8/15~8/17	以色列/Ofakim(志工服務地點)5
8/18~8/22	巴勒斯坦自治區/Nablus . Jericho
8/23~8/25	以色列/耶路撒冷. 內坦亞
8/26~8/28	瑞典/斯德哥爾摩
8/29~9/1	瑞典/哥德堡
9/3	以色列/內坦亞. 特拉維夫

志工服務的那些日子-第一個禮拜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搭著火車前往Ofakim，因為是第一次搭火車，人生地不熟的，非常害怕搭錯站，果然問grandma就對了，因為全世界的grandma人都超好，他不會說任何一句英文，只是剛好同一站下車，全程比手畫腳，連拍照都是我拿出相機他才恍然大悟我想拍照，太可愛了。下火車後，是真的來到沙漠了，整理好行李，開始當志工的日子。每天下午，我踩著腳踏車踏板，以色列的陽光直射炙熱難耐，到服務地點，第一天我到達時，被病患的嚴重程度嚇到了，因為他們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三到五歲，而且伴隨著天生的殘疾，但很快的，我慢慢適應，儘管他們不能說話，還是可以從他們的肢體語言觀察出他們想要什麼，他們每個人都像孩子，像正常人一樣，有慾望，需要被細心照料，每個人都需要被愛。

上圖是志工住的房子，名字是old house

下圖是幫助我搭火車的好心婆婆



## 志工服務的那些日子-第二個禮拜

有些人因為家庭關係，而須久住在這個機構裡，我們稱他們為residents，他們住的地方叫做house，每間house都有一個負責人，我們稱為housemother，另外有專門照顧residents的人，叫做caregiver。每天走進我工作的house，總是喜歡發呆一會兒，等待residents起床，開始為他們穿上襪子，鞋子，再幫他們吹頭髮，為留長頭髮的女孩們綁上美美的辮子。開始觀察到有些人討厭吹風機，有些人討厭襪子，有些人喜歡梳頭……慢慢地，我覺得我和他們之間開始有種無形的連結，有一次，有個喜歡被我梳頭的女孩，他的名字是Karen，他看著我幫別人綁頭髮，竟然大哭了起來，怎麼安撫都沒有用，後來再也沒在他的面前幫別人綁過頭髮。每個禮拜日早上，會有來自農場的女孩們帶兔子與天竺鼠來，他們說這是動物治療，讓residents能與動物親近，能刺激他們的感受力，但是每次動物們來，我總是玩得比residents還開心。



### 志工服務的那些日子-第三個禮拜

有幾個安息日的午後，大家會一起坐在外面的草地上，唱著歌，有些小孩在歌聲中奔跑，志工們笑著逗弄 residents，他們的反應總是可愛得好笑。安息日真的非常安息，因為有許多人是虔誠的猶太教徒，在這一天是完全不能碰觸電子產品的，也不能有任何勞動，所以到最後，都很像一整群人在草地上集體發呆，畫面真的挺有趣，我必須說這樣看似浪費時間的事情，其實非常有益身心健康。在這個禮拜，也被邀請到阿拉伯人家中參加婚禮，因為阿拉伯女性並不喜歡被拍攝，所以沒有太多婚禮現場的照片，

對他們來說我只是一個來自台灣的訪客，對於新人來說我甚至只是個陌生人，但他們卻熱情地邀請我們參加了，這在台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西方或許也是，這個禮拜像是奇遇記，闖入了非常道地的阿拉伯家庭，體驗了兩天一夜的阿拉伯生活，或許他們有些習慣與我們非常不同，我們無法適應，但這就是他們生活的方式，是文化差異，很不同，但是也很美麗，我想這是在以色列一定要體驗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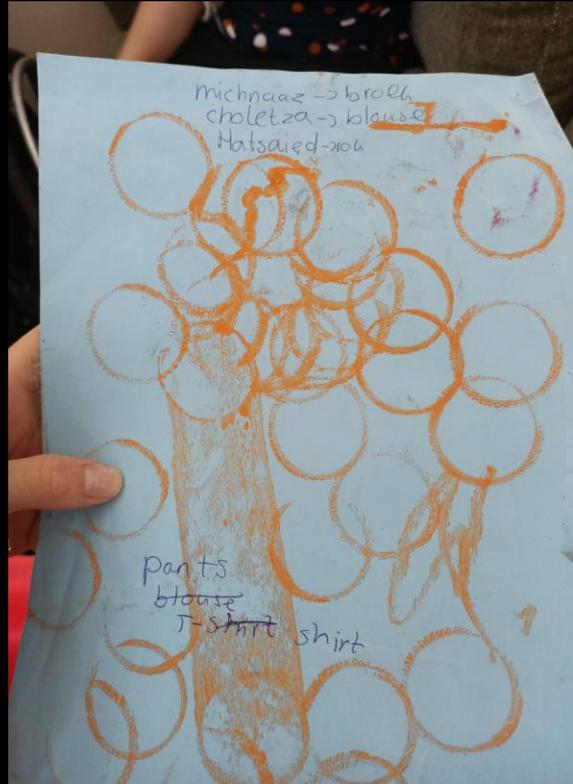
阿拉伯婚禮的糖果

邀請志工們參加婚禮的caregiver與她的孫子

志工服務期間與我最親近的荷蘭朋友與駱駝

## 志工服務的那些日子-第四個禮拜

除了安息日，每天早晨會進行的活動都不一樣，有時會帶著 residents 敲敲打打，做吊飾，有時會只是帶著他們漫無目的的畫圖，最左下角是某位居民的作品，後來我與荷蘭志工在向 caregiver 學阿拉伯語，把我們的筆記一起寫在紙上，右下角是 residents 把我的手掌當作畫紙的照片，每次他們看似無意識地拿起畫筆，我都覺得那是最美的時刻，在他們的概念裡面，沒有美。不用顧及到畫面的配置，他們畫出來的東西是最暢快，也是最隨心所欲的，一般人或許做不到這樣，對於他們畫出來的圖，我總是不知道該感到快樂或是悲傷，但我後來慢慢知道，不一定得要有情緒，我在這裡的職務是陪伴他們生活，只要他們每天都還能微笑，那就足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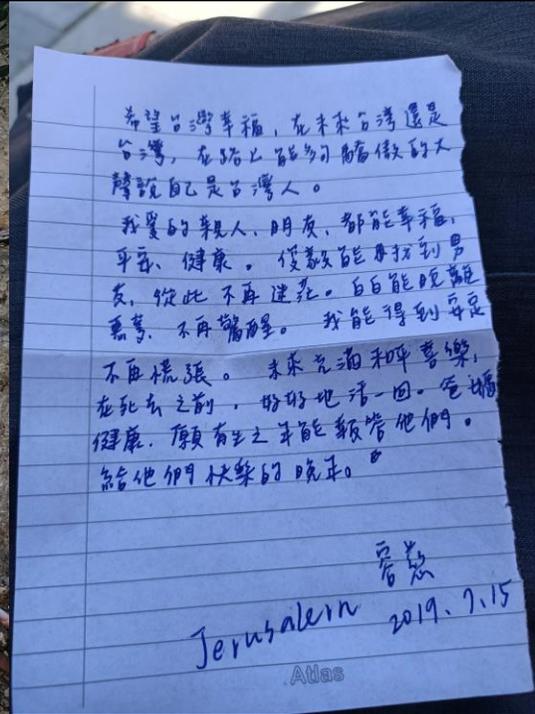
## 志工服務的那些日子-第五個禮拜

在這裡的時光其實過的很快，每個禮拜我們上班，下班，回到志工宿舍一起煮飯，一開始我覺得我只是我，後來慢慢地有了我們。下班回家發現桌上多了一附我的碗筷，開始產生了那麼點歸屬感，我想，人都需要安身立命的地方，在以色列的這些日子，這裡就是家，每次出外旅行最後會回到的地方。我喜歡在這裡過的像是旅蛙的生活，交到了幾個不同國家但是能分享心事的朋友，也理解到了原來有另一種方式可以過生活，在這裡很悠閒，每天都像是在養老，但是，這樣的生活其實比每天在城市裡過的庸庸碌碌還要健康，而且快樂。五個禮拜，這裡改變了了我的人生觀，從前我給了自己太多一定要達到的目標，而且想快速達成，但是其實不用，人生很長，要學會慢慢來，我想，這是在這個地方，體會到最多的事情。結束了志工生活，該出發當個流浪者了，開始沒有家的生活。



7/15~7/16 以色列/耶路撒冷

第一次來到這個三大宗教的聖地，出發之前心裡帶著雀躍與緊張，那是即將踏上未知領域的期待，那天我在耶路撒冷漫步，尋找哭牆的所在位置，路上遇見了兩位來自斯里蘭卡的女士，同樣也在找尋哭牆，於是我們一同前往，他們告訴我，可以把願望寫在紙上，在祈禱的時候塞進牆縫裡，右下角是我的祈禱信，有些願望成真了，有些沒有，但在寫這些願望的時候，我感到無比安心，我覺得我真實地，說出了心裡的想望。那個在耶路撒冷的夜晚，也遇到了，或許會對我的生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人，但我現在還不確定，但那個夜晚，對我來說，確實很重要，耶路撒冷對我來說，某層面上，也是聖地。



耶路撒冷傍晚的街景  
Yad Vashem 内部  
辛德勒的墓



7/23~7/25

巴勒斯坦自治區/伯利恆. 希伯崙

這天早上我非常地緊張，每個聽到我說要獨自前往巴勒斯坦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那裏非常危險，不要去，但是我看到的事實並非如此，這裡的人非常熱情，跟一般街道沒什麼不同，是讓人感到安全的，除了剛下巴士會有一堆計程車司機來打擾之外一切都很好。我跟著在旅館認識的兩個美國女孩，一起去 Mar saba，一個歷史遺跡，羅馬修道院，從能看見城市順著道路緩緩前進到沙漠中間，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完全置身於沙漠是甚麼感覺，一切都好像會死亡，而且沒有任何人會經過或者闖入那個區域，遺跡旁邊有個攤販，右上照片裡的那個男人，他說他在這裡擺攤了二十年，我很驚訝，整整二十年，都在這個杳無人煙的地方擺攤賣礦泉水，他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沒有再問下去。下午，跟著當地朋友去看了隔離牆，以及Banksy的塗鴉，我總覺得在這個地方的作品，特別有力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樣，太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了，讓步從來都不在他們的選項裡。牆上滿滿的反川普塗鴉，以及政治標語，精神指標人物，我想起台灣，我們是否像他們一樣，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甚麼，這個問題，到現在我回到了台灣，還是沒有解答。



在公車上的阿拉伯人

隔離牆上的人像-巴勒斯坦fighter

隔離牆上意外發現支持香港的塗鴉



拍攝捕捉街景的攝影師

當地導遊與當地青年討論關於前方通道的歷史

巴勒斯坦人用來遮擋Settlers投擲垃圾的籬笆



7/29~7/30

以色列/Masada . Dead Sea

Masada是以色列的一個重要歷史景點，最初是希律為了躲避哈斯摩尼王安提貢而帶家人逃到這裡，最後羅馬人因為害怕這個地方成為叛亂的據點，所以派兵圍攻，在以色列也流行一句話”馬薩大不再淪陷”意思是，以色列不能再淪落到被俘虜，作為奴隸的地步。說實話，這裡對我來說比較像是單純觀看，並沒有太多心理上的連結，但當纜車到達高原的那一刻，那種遼闊，與太陽的炙熱，以及這裡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不斷地在我腦袋裏頭循環，踏上這裡，比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更有到達聖地的感覺，我想人類都喜歡往高處爬，當我們站在高處時，下面的一切都是如此渺小，好像任何事情對我們來說都是可能的。



8/18~8/22

巴勒斯坦自治區/Nablus . Jericho

我與前一天在耶路撒冷認識的日本朋友一同前往Nablus(巴勒斯坦北邊的大城市),這是我第二次踏上PA(Palestine Territory)很幸運地在第一天就交到了當地朋友,上圖為在公車上的巴勒斯坦伯伯的手,看起來像歷經風吹日曬,我坐在後頭細細地觀察……這次我看到了更多更道地的一面,當地朋友帶著我們去許多私房地點看夕陽,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時光都是開心的。後來的幾天,我獨自走訪了當地的圖書館、大學,說起巴勒斯坦這塊地,我相信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戰亂,很少人會想到受教育這個部分,走進圖書館,看見包著頭巾的阿拉伯女孩正在念書的場景,我有種說不出的感動,但我知道這份感動是源自於誤解,受教權是他們本來就擁有的東西,或許我不應該感動。也走訪了當地工匠的工作坊,聽他說了關於以前他與他已經死去的朋友如何被以色列士兵誤殺的故事,當然工匠沒有死,只是身受重傷,有很多細節待釐清,但是從他的描述裡不難聽出,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多麼不平等的待遇,他也說,平均每個家庭,都有一位親人或是朋友,遭到以軍殺害,他們要的其實不多,就是最基本的自由與平等還有和平,但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道地的阿拉伯食物與路邊賣玉米的伯伯



工匠的工作坊

半圓形裡畫的是二十年前死去的朋友

工匠背後以軍射穿的彈孔



Sebastia 的日落以及我們在日落時的聊天片段  
當地朋友的家人



巴勒斯坦的圖書館與大學教室



原本我期望能藉由本次藝遊者，到以色列遊歷，藉此觀察台灣人與以色列人的思考模式有何不同，而這又如何影響雙方面對工作、家庭，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及生活態度，我期許能藉由他者反思台灣。以色列的人口組成主要為猶太人，他們曾經走過一段黑暗時期，也就是二戰時期納粹大屠殺，台灣也曾有過一段白色恐怖，但雙方面對各自過去的方式與態度卻是截然不同，以色列人團結，非常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但反觀自己的國家，面對過去，許多人是不敢出聲或是不想出聲的，我想從台灣之外找尋一種重新面對的態度，以上是我參與計畫前的自我期許，但是在我踏上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土地之後，我的想法與觀念卻逐漸地被改變了，也確實體驗到全然不同的生活態度。

我所前往的這片土地，不管對於種族、或是宗教，都是聖地，有著太多的故事，是說不完的，所以我希望能在當地停留較長的時間，如此才能更深入了解與體驗，最後我選擇了到當地機構以國際志工的身分服務，主要是幫助身心障礙者過他們的日常生活，由於大部分病患並沒有自主行為能力，基本上活著的一切所需都需要有人照顧，在服務期間，一個禮拜有兩天的時間能自由排休，安排外出行程，我將重點擺在巴勒斯坦，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說的，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日子是志工服務與藝術漫遊交錯著的，一方面我在以色列服務，一方面探索著對於以色列人來說並不存在的巴勒斯坦領土，記得有次，我向負責人解釋我開會無法出席的原因，我說，現在我在巴勒斯坦，所以沒辦法參加，負責人回我，親愛的，巴勒斯坦並不存在，你現在到底在哪裡呢？讀了訊息的我在伯利恆大街上露出一抹尷尬的微笑，只好回信，我在伯利恆。

以色列人對於巴勒斯坦的態度是非常強硬的，或許是因為處處被壓迫的原因，巴勒斯坦人對遊客，所謂外來者，總是特別友善，因為他們想讓巴勒斯坦被看見，從我的觀點，這裡並不像人們印象中的四處充滿戰亂，相反地，這裡就是當地人的家，他們的根，生長的地方，大部分時候是一片平靜祥和，西側隔著一面牆，東側隔著地球最低處死海，大部分在這裡的人過得並不容易。與認識的兩位來自保加利亞的律師一起走訪隔離牆，我們沒有笑，看見了許多無辜的哀愁，並沒有說巴勒斯坦人完全無辜，我們都很清楚高牆被築起是有原因的，但這對大部分人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在那，我也看見了當地藝術家的作品，彷彿感受到了靈光，或許是因為他們迫切地渴望自由，渴望訴說，那是一種潛藏地很深的力量，我的確，深深地，被震懾到了。我也很幸運地，總是能有機會認識當地人，是在我第二次拜訪巴勒斯坦時遇見的，這個人打從一開始就讓我和我朋友覺得非常特別，後來發現了，他的生活哲學就是，活著要過得快樂。他帶著我與朋友開車到了一個叫做Sybastia的歷史遺跡，那個地方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是羅馬古城，位在一個小山上，我們在那裡閒聊，看日落，我告訴巴勒斯坦人台灣的日落跟巴勒斯坦的日落截然不同，並且約定了回到台灣後，將台灣的日落送到巴勒斯坦。也談到了他的內心話，由於他的英文能力並不好，他用Google翻譯，手機上寫著，我們在這裡很快樂，但是我們需要自由，我看見這句話的同時，也同時望見遠方以色列軍隊守在對外道路口的車隊。

這趟旅程中，我到過的地方並不是只有巴勒斯坦，也去了以色列的許多古城，但沒有一個地方像巴勒斯坦一樣，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我在實際走訪之後，發現巴勒斯坦的處境其實與台灣更為相像，背後的政治因素是非常複雜的，真相或許誰都不知道，也非常難解開。但是在這裡待了兩個月後，我想我更會為自己提問了，在台灣我們很少被問，你想要什麼？通常我們不會那麼專注在”我”這個字上，但在國外幾乎每天都會被問到，許多句子都是以”你想”作為開頭。在志工服務的日子，我體驗到，原來生活可以這樣過，步調可以如此悠閒，一切都可以慢慢來，不必像在大都市裡那樣倉促，那裡的人過生活的態度與台灣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不必付出太多，就可以獲得滿足自己需求的東西，但這句話或許只有在亞洲人價值觀裡才適用，因為在西方人的觀念裡，那樣是應該的。

關於創作層面，我關心的是政治面，人權，出去看過後才知道，創作方式與態度可以再更直接，再更有力量一點，而做到這點的重要過程是，問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因為只有那樣才能看得更清楚，對於許多政治面向的思考也更清晰，因為時時都在反思。

這些日子以來，我想影響最大的不是實質上做了什麼作品，而是影響了我的價值觀與人生觀，以及創作觀，最重要的一點是，學會了如何更愛自己，而我覺得用這樣的態度面對生活，面對創作，都是好的。還沒出國以前，我是一個不注重自己生活品質的人，為了金錢能省則省，任何東西都會選擇最便宜的那個，但現在會在價錢與喜好之間找尋平衡點。以前我總是很倉促，現在學會了放慢腳步，那樣能更持久，而且能看得更多。在創作上，我看見了除了台灣以外的國家也正在發生類似的問題，而回到這些問題的本質，不外乎是霸權．人權．自由意志．反抗…以前我只看得見白色恐怖的悲傷，但現在看到了事物的本質，以及能付出行動實質地解決問題。

我能做的是，持續關注台灣與中東的政治議題，畢竟要談論這麼龐雜的議題，我知道的還是太淺了。我所學的專業媒材是版畫，我想利用版畫複印的特性，為這兩個月所看見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做一系列作品，並架設個人專頁，發表我所看見的以及個人創作。另外我想到幾個獨立書店分享我的經歷，因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說，其實是一塊未知的領域，我想分享與他人所知的不同。未來也不排除到其他中東國家繼續志工服務，可以實質付出並做出微小改變。

結束這次旅程，我好像看見了一個全新的自己，更懂得如何生活，懂得如何愛，更懂得如何與人交談，也帶回了最美好的，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創作的動能。希望青年發展署能持續支持本項計畫，幫助更多想要出外看看的青年們完成願望。

